

读出精气神 读出战斗力

■ 范 晶

周身既有“剑气”，也盈“书香”，努力登上为信仰之立而读书的至高境界，才能以阅读情怀滋养强军文化，以强军文化支撑强军事业。

“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军营忙碌紧张，读书时间有限，更应该“开有益卷”。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我们必须会这样一种本领，选择最有价值、最适合自己所需要的读物。”

读理论。“国之千秋系于政，千秋胜负决于理。”不论是一个人、一支军队、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政党，理论都是前进的指路明灯、发展的科学指南。理论之光穿越古今、璀璨夺目，理论之力移山填海、克敌制胜。延安时期，在寒冷的窑洞里，凭借微弱的煤油灯光，我们党建起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理论，如同夜空中的北斗星、前进中的指南针，指引着我们党一路砥砺、一路攻坚、一路奋进、一路辉煌。作为人民军队的强军胜战之道，习近平强军思想与官兵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得到全军官兵高度认同、真诚信仰、坚定追随。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就要有“望尽天涯路”那样志存高远的追求，以如饥似渴的劲头静下心来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对习近平强军思想如数家珍，对习近平强军思想运用自如如鱼得水。

读经典。“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如果把人类文明比做一座山峰，那么英雄高山之巅的，就是历代世代淘洗而筛选出的经典。它们文辞简练而内涵丰富，有些虽时间久远，但蕴含的意义历久弥新，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因而能够“太山逾河，河润千里”。江河流日夜，经典永流传。经典之于我们，犹如“精神母乳”，能够滋养心灵。阅读经典，如同聆听山巅之城的智者穿越时空的遥远回响；阅读经典，可以“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可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然而应该看到，不会消失于时间的经典其实是最花费时间的。读经典，需要下功夫、慢功夫，文火慢炖，精读文本，如此才能体会经典之妙、著者之伟。如若静不下心，浅尝辄止，结果只能是“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

读兵书。“晨练宝剑，夜读兵书”，这是军人应有的生活方式。兵者，国之大事，不可不察；兵书者，存亡之道，不可不读。每一本经过历史沉淀和选择得以留存下来的兵书，都是对当时历史条件下军事、政治斗争经验的总结，都是前贤智慧的结晶，都从不同角度揭示出战争的规律。优秀的军人，无不把兵书作为必修课，无不把读兵书作为快乐事。1942年，彭雪枫在写给妻子林颖的信中说：“《战争论》是一部名著，我已经读了二分之一了，原定半月包本，不五天即读一半，倘无他事耽搁，十天当可完工。人们怡然自得之时，即为文章写就、名著读毕之日，快哉！”练兵备战是军人的主责主业。新时代，每名军人都应多读与打仗有关的书籍，多增加这方面的知识储备。通过多读兵书，多研战法，促进备战能力提升。

读新书。“思想的闪电总是走在变革的雷鸣之前。”当前，军事变革风起云涌，战争形态加速演进，战场空间全维拓展，军事理论加速迭代，甚至“一种理论指导一场战争，一场战争淘汰一种理论”。在这个“你醒得太慢就干脆不用醒来”的“秒杀”时代，亦步亦趋走不出新路。只有保持敏锐，善于捕捉，多读反映最新理论的军事书、体现最新创新成果的科技书，才能有“发现一线微光的慧眼”“敢于跟随这一线微光前进”，在阅读中做强军事业的开拓者、创新者。

“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万卷圣贤心。”爱阅读的军人不孤独，常读书的军人不会穷。强军征程，使命召唤。让我们用读书充实闲暇时光、于字里行间眺望远方，做爱读书的新时代革命军人。（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

阅读时光

每到世界读书日，有两个画面便在我眼前愈发清晰——

一个是长征中的情景：患病的毛泽东躺在担架上，脸庞消瘦，眼神专注，晃动的担架和一旁行进的队伍，似乎对他没有多大影响。照片边上写着张闻天夫人刘英的回忆：“看书的时候，别人不能打扰他，他不说话，专心阅读，还不停地往书上打杠杠。”

一个是《平“语”近人》里记载的画面：习主席当年在梁家河插队时，白天跟乡亲们一起开荒、种地、铡草、放羊、拉煤、打坝、挑粪。晚上，他经常通宵达旦地阅读。由于煤油灯烟大，第二天早上起来，他的鼻孔里、眼眉上全是黑的。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作为一个向世界贡献了印刷术的东方古国，读书始终是我们观照心灵、认识世界、提高能力的重要途径。不管事有多忙，当一个人摩挲书页，捧卷而读，就会聆听到文化的钟鸣，啜饮到文化的甘露，就会遇见更好的自己，就会收到“高贵生命飘散的信号”，就是对生命的化妆，就是对能力的升级。

“都说过犹不及，但读书除外。对读书而言，从来没有‘过’，只有‘不及’。”一名网友在罗列了众多圣人先哲、仁人志士留下的无数关于赞誉诗书、博览群书、发奋读书的名言佳话后，这样在朋友圈感慨。

一个人的精神成长，与阅读息息相关；一支军队的精神气质，与阅读紧密相联。“武而不文，不可称雄”“人读等身书，如将兵十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的确，作为“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军人，读不读书，读什么书，读多少，不是个人小事，而是关系个人命运、国家兴亡的大事、要事。强军征程上，广大官兵只有既当“武痴”，又当“书迷”，

读书育人伴成长

■ 瞿冬冬 汪天玄

书吧特别设立了军事经典书籍专区，引导官兵阅读《孙子兵法》《战争论》《论持久战》等古今中外经典军事书籍，并通过摘抄笔记、课后讨论等形式，提高学习效果。一系列读书活动的开展，让官兵在阅读中增长知识、强本领，有效激发了官兵投身强军实践的自觉性。



活力军营

周末，东部战区海军某岸勤部“深蓝书吧”内，灯火通明，座无虚席，官兵手捧书籍，享受着墨香时光。

去年，该部整体搬迁新营区后建立了“深蓝书吧”。书吧根据官兵不同的阅读需求，购买了种类丰富的图书。为培养官兵多读书、读好书的良好习惯，充分发挥“深蓝书吧”读书育人功能，他们广泛开展了“放下手机少聊天 捧起书本多读书”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并利用周末时间，开设了“岸勤兵理论学堂”。每周六轮流安排一个分队到“深蓝书吧”集中读书学习。一些退役老兵还自发给“深蓝书吧”赠书，并在赠书扉页上留言鼓励官兵多读书、勤学习。

官兵中不乏业余文学创作爱好者，但对于初学者来说，要写出漂亮精美的文章并非易事，往往不得其法，不入其门。初学文学创作的朋友应从何处入门？应如何掌握创作方法和规律？本版开设“文学课”专栏，请相关专家为大家传授方法和经验。

——编者

写诗要曲致幽达

■ 谭 健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青年作者是如何抒写的：

他一个翘翘，

……

哦，

太沉重了，

我托不起你这青春的绿。

两相比较，我觉得后面这位青年作者的诗句更入门些，原因不为别的，后者更懂得形象思维，更懂得“无曲不文星”的美学追求。因此，抒写起来，善于“假象取耦，以相譬喻”，运用诗歌语言，捕捉意象，曲致幽达。要表现年轻战士为国捐躯的伟大价值，它不直接说他的牺牲重于泰山，而只说沉重得托不起。为了抒发作者自己对年轻战士的痛惜以及对敌人残暴的仇恨等复杂心情，他捕捉到了“青春的绿”这个既含蓄又丰赡的意象，这就使得诗句读起来意味深长，满口生津，有味可嚼，而不是直白浅露，一览无余。比照一下，“年轻的胸膛”“比泰山还重的身躯”，可算是比较直白的语言，板滞有余，蕴藉不足，自然

离诗歌的殿堂就有些远了。

古人有“文似看山不喜平”的说法。这里的“文”是包括诗歌的。唐代诗评家司空图在他的《诗品》里这样说：“登彼太行，翠绕羊肠……似往已回，如幽匪藏。”意思是说写诗犹如沿着葱茏的曲径攀援，七拐八折，遮遮掩掩，给人以含蓄蕴藉之美。在这里，“阳光大道”是无美感可言的。比方李白的《玉阶怨》，描写一位女子深夜怀念秋月，幽怨心情：“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全诗无一字言“怨”，只有夜凉露重，罗袜知寒，秋月望穿的象征，而幽怨之意跃然纸上，见于言外。再比如南唐后主李煜在他的一首词中，不直说亡国之痛，而说“不知梦里身是客”，这就说明了写诗要曲致幽达，方能达到“文欲婉而正，词欲隐而显”的目的。

诗歌创作的这一基本要求，并不是为文者故弄玄虚，有意多事，而是它自身的一种内在规律。作为一门艺

术，诗歌是对生活的一种折射和表现，它本身就是曲折的，因此才出现赋、比、兴、象征、跳跃、变形等具体创作手法。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说：“一首美丽的诗，应该是感情找到了思想，思想又找到了文字……”从事诗歌创作者，不过是遵循这个规律罢了。

对于爱好诗歌创作的人来说，了解了诗词要曲致幽达这一基本特点后，就要注重学习诗歌创作的一些具体创作技法，例如比喻、象征、跳跃等。现在的问题是，有的初学者只注意学习模仿一些单个的词句，而不是从整体上学习，比如从艺术构思上，捕捉意象上，这就难以真正把握诗歌的艺术特性，不能登堂入室，修成正果。

当然，主张诗歌要曲致幽达，并不是说诗歌创作就来不得一点平或直，这里所讲的只是诗歌的一般特性，作为具体作品的艺术处理，如曲与直的对比，也是可以运用一点平直的，这就需要靠在创作实践中根据人物和主题的需要加以体味变通。

云端歌声

摄影 杨 浩



这幅照片拍摄于海拔4868米的昆仑山北麓。业余时间，武警某部官兵正在营区休息。画面中，中队指导员拿起吉他即兴弹唱，战士们簇拥在他身旁，背景中的高山、云朵映衬着官兵灿烂的笑容。照片从一个侧面展现了驻守高原官兵的业余文化生活。

（点评：郭 凯）

艺术舞台

献给革命先辈的青春赞歌

■ 刘梦妮

“太平本是烈士定，从无烈士享太平”，这是话剧《铁流东进》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台词。这部根据季宇小说《最后的电波》改编的话剧，讲述了新四军通信兵的故事。在电报等旧的通讯手段日渐淡出人们生活的今天，该剧让当代人重新“接收”到了那永远的“电波”。

小说《最后的电波》是季宇2018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作品，曾获得2018年度“人民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季宇的父母都是新四军通信兵，在整理他们遗物时，季宇发现了一套《新四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因此萌生了写作的想法。在小说题记中，季宇写道：“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父亲母亲，献给所有的新四军通信兵老战士。”

国家话剧院以《最后的电波》为母本新创作的话剧，将剧名改为《铁流东进》，暗合了《新四军军歌》歌词中的那句“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这首歌也在话剧中反复使用，振奋人心，诠释了新四军官兵钢铁一般的团结与意志。

该剧讲述了1941年，皖中独立师第三团东进受阻，被日寇围困在白马山，急需通过电台与上级联系。协助三团的发报员是一位技艺超群，却对抗胜利并无信心的普通百姓李安本。这个被信仰逐渐感化、蜕变、觉醒的普通百姓，和一群意志坚定的新四军战士并肩战斗、等待突围，最终谱写了一曲悲壮动人的英雄赞歌。

话剧保留了原著的精神内核——普通百姓在信仰感召下的成长与蜕变，以及当代人对先辈革命精神的深深崇敬。剧作在叙事上采用了小切口、双线叙事的手法，使故事更加具有悬念和戏剧冲突。以往在文艺作品中，无线电发报员多出现在谍战斗争中，但《铁流东进》直接将主人公李安本放在了战场情境中。戏剧开篇，年迈的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李安本突然宣布“我是烈士”，孙子通过爷爷的一言一行，逐渐揭开他的身份之谜，将时空带到了1941年。戏剧化的手法让过去与现在两条叙事线相互交错，使原本离观众久远



的故事与当下紧密相连。剧中最大的悬念不是李安本如何从小人物蜕变为英雄，帮助新四军官兵离开白马山，而是老年后改名为贺永明的他，一直让孙子帮着发报。“爷爷发的是什么？为什么李安本活着，名字却刻在烈士纪念碑上？”这个悬念带领着观众抽丝剥茧，最终还原了峥嵘岁月中那段白马山的故事。

该剧没有将主人公李安本塑造成个人英雄，而是展现了一个英雄的群体：一心要带着官兵们突出重围、离开白马山的顾团长，快意恩仇、豪迈勇猛的侦察班班长彭大刀，勤奋好学、象征希望与“火种”的勤务兵“小柴火”，南洋归国华侨、捐献全部家产报国的杜参谋……他们每个人都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聚在一起，从最初的不信任到逐渐变得团结紧密。当战士们因为保护李安本一个倒下时，当他们联系不到上级感到突围无望时，能否继续在黑暗中等待与坚守？主创人员在剧中给出了答案：“不

是因为看到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看到希望。”

《铁流东进》的舞台设计呈现出革命浪漫主义气质。主创人员没有选择现实主义题材创作中常见的写实设计，而是注重意象的表达与统一。舞美运用了现代感十足的白色积木块，其创意是将无线电通信中常见的长短音“嘀嗒”形象而来。白色小方块代表“嘀”，白色大方块代表“嗒”。方块既是意象，也承载了演出的支点，构成一个具有变化的“之”字形舞台。随着多媒体的辅助运用，在灯光变幻下，这些方块有时是三团被困地——沟壑万千的白马山，有时是李安本的石头房，有时是硝烟四起的战场，有时则变成庄严肃穆的烈士纪念碑。在老年李安本回忆白马山时，灯光整体变成冷色调，仿佛在一团迷雾笼罩中，让观众跟随记忆缺失的老人，重新追寻那段尘封的岁月。“小柴火”牺牲时有一段感人的独白，尚未成年的他象征着民族的未来，他

提着马灯站在台前述说着自己学会了发报，身后是万千战士提着马灯，舞台上的星星之光仿佛汇聚成燎原之火。该剧在音乐旋律中也巧妙加入了摩尔斯电码的元素，用男声合唱与哼鸣的方式贯穿整首歌曲，这“滴滴答答”的声音也是李安本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声音，给剧作注入了柔和动人的笔触。

李安本从一个普通百姓到被新四军精神感染，最终实践信仰成为“铁的意识”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就像一块顽石逐渐被融化，融入进钢铁洪流。老年的李安本在舞台上探寻记忆，电报声不断响起，演员们将三团战士战斗与发报的动作编入舞蹈，仿佛在找寻着彼此的“电波”。最让人难忘的是，演出落幕前，演员们用肢体语言在舞台上构建起一座纪念碑，让观众在敬仰与怀念中久久回味着先烈们永远不朽的革命精神。

上图：《铁流东进》剧照。

王昊宸摄